

歲月如歌(散文)

台灣詩人席慕蓉有詩曰：“我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/ 求他給我們一段緣 / 五百年後 / 我變成了一棵樹 / 長在你時常經過的路邊 / 開滿了一樹美麗的白花 / 朵朵都是前世的緣。”人生的確如此，緣來緣去，總有一些說不清的因果。那麼，前世要拜求多少年，才能換來今生相伴相守呢？22歲的時候，我剛剛由一名知青被安排在商業企業工作，馬上又被抽調到一個區供銷社去查帳，時正青春韶華，繼而與一個正在就讀高中的女孩結緣，成爲我這一生大喜大悲的故事。

當年我清貧如洗卻上進心很強，喜歡寫點小東西。我們的相識、相知也不是一帆風順的，曾經遭受過她父母的阻撓，逼迫她與我繼續往來，但兩情相悅的心，似乎更加默契和諧。

就這樣，我們在與世俗的抗爭中度過了一年時光，一年以後，作爲當時全縣最後一批知青，她在插隊落戶於一個生產隊後，被她曾經就讀的中學聘爲代課教師。而我和我的同事們，因爲完成了區供銷社的查帳任務，已經回到縣城所在的商業企業工作。雖然相處日久一朝分別，難免兩地相思，但我們每星期都寄情于魚雁傳書，從字里行間，我們不僅心有靈犀，感覺到對方的一笑一頰，甚至熟悉的心跳。在那一段時間里，我們度過了這一生最珍貴最難忘卻的歲月，也是這一段時光，築成了我們牢不可破的情誼。

也許是冥冥中的注定，這個名叫志菊的女子，後來也被安排到我在商業企業工作，從朝朝暮暮長相望到朝朝暮暮共相處，我們真的很感恩上蒼，那冥冥中緣份的網，就這樣，促成了我們這兩尾“詩意的魚”。我們在相遇中一見鍾情，在相知中締約婚姻，在相伴中患難與共，就像元曲那首最旖旎、最驚心動魄的《我儂詞》——“……

把一塊泥，捻一個你，塑一個我，將咱兩個一齊打碎，用水調和，再捻一個你，再塑一個我……”我們就這樣一路攜手人生之旅，演繹紅塵世間的喜怒哀樂。我執著于讀書寫作，她卻默默地承擔著生活料理。家有賢妻不諱是一種福份，既無後顧多憂，工作起來也得心順手，事業一路順風，業餘寫作也日見長進，文章不斷見諸國內外報刊。其實我的許多文字里都凝聚着她的心血，她不只是我的文章的忠實讀者，還是一個難得的敢講真話的評論員，有這樣的良師益友相伴，我終於覺悟到什么是幸福，而幸福都是心靈的泉水，時常在感覺里盪漾。

然而，命運總喜歡捉弄人，在我們一路同行互爲依託時，它忽地從我身邊把她生生奪去，使我孑然獨行，形單影只，無語空彈淚血。雖然三年之後，我又結識了一個伴侶，但卻是很難找到那種舊時的感覺了。其實，我真的想回到從前，回到那種理解、信任、溫暖的情感環境。

歲月如歌，有高音也有低調。生活如同一盅淡酒，更需要人靜下心來細品慢嚼。紅塵世間，一切的得失亦是與緣有關，看破了，卻也尋常。就這樣，我們一起踏着歲月的節拍一路走過一路聆聽，好嗎？

穿越百瀑溪(散文)

當一縷陽光掠過車窗時，我開始從綠色的夢幻中醒來。眼前忽聳的一山，七八條水舒展着雪白的羽翅，像來迎客似的從高岩上飛撲下來，那情景一下子就人看呆了。待回過神來，司機才告訴我，這里就是百瀑溪的起點，壽洞村的山腳。

棄車登山，尋水而行，那種生命與大自然的融洽，讓我感動更讓我感到豁然開朗。彎彎拐拐

的山路，彎彎拐拐的山溪，霧色輕掩的蔥蘢里，鎖不住的泉水或激情或溫柔，讓人感覺一種大地的美麗與詩性，更體味到了生命的真諦。

重重山體擠窄的山谷，霧色與陽光組構着一個夢幻的世界，水韻丁零，瀑聲嘩嘩，恍若五月江南夏天的私語。空谷的美動靜別有風情，不同高差的水的變遷落態，不僅給這片古老的處女谷帶來了盎然的生機，瀑布飄動的靈性，更賦予它萬種風情。子母瀑是高山流水與雲帛的杰作；三瀑滾煙的具象，儼然瑤池仙子抖落人間的長袖，予人一種素雪墜谷的感受；悠閑跌宕的迭瀑，恰似一幅曬在高岩的雪，似舒還卷，與自然渾然一體的曲線，尤其招人眼球。這里高瀑低瀑參差錯落，風姿各異，曲韻有別，嘈嘈切切，但卻構成了這片地域獨特的交響音樂，最攝人心魄的魅力畫圖，每一幅都給闖進這里的人們帶來不同的美的享受。

完全溯溪而行是行不通的，有時一堵斷崖會突然阻住你的去路。你帶着領略了飄逸壯瀑的激動，繞道尋路攀援而進，你發現，在百瀑溪的地域，竟有那么多性靈美麗的動植物，蟲鳥的鳴轉，與谷中的水韻如此相得益彰，蘭草不同花蕊和斑點的幽芳，展示了大自然的神奇造化，更讓人留連一種生命的勃勃生機。夏季是欣賞瀑布最佳的季節，因爲水量充沛，瀑布的氣勢要壯觀許多。其實品味不同風格的瀑布是有講究的，有些只注意用鏡頭去讀它的正面，這未免太單調。其實任何事物都是多重性的，選擇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方位，不同的季節抑或不同的氣候條件去鑒賞，情景都會截然不同。用心觀察這里的每一個瀑，每一段水，它們的高歌或低吟，才能真正地體會到大自然賜予人類的恩典，才能感覺到人類和這里的生命是平等的，在共同享受的同時，人類更應該保護好這里的一草一木。

忽然，我的眼睛一亮，百瀑溪的源頭出現了一個天池，長形，靜如處女，雲影淡泊，樹影倒映，亦真亦幻。天池泄水口外是百米絕崖，水聲嘩嘩而下，如同玉鱗飛谷，吼聲若雷。天池附近丘陵山色狀若饅頭，其上遍生高山杜鵑，像一樹一樹的火焰，照耀着曲彎碩長的天池，讀來又是一種景致。

百瀑溪瀑布據說有108個，剛好應合了天是地斃之數，是造物的着意安排，還是探險旅行家的杜撰？我是沒有一一數過，但據宋法智先生在《百瀑溪》一文中的描述，寨蒿鎮高板村和壽洞村的一條山溪中，共有108個瀑布，數米到百米高度不等，形態各一，從無雷同。似乎確實如此。

穿越百瀑溪，身臨其境，與瀑對話，與夏季的動植物作心靈的交流，世俗的功利之念蕩然無存，只覺身在美麗的人間仙境，我不僅欣賞到了這里叫人窒息、叫人詞窮的美麗，也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諦。是的，在這之前，我曾經對它那么心追神往，想見百瀑的天姿，想沐浴她雪色的天籟之音，感受她高岩舞長袖的浪漫，然而，我還是我，一個看不破紅塵的俗子，我還剪不斷血緣締結的親情、愛情，我更需要回歸我紅塵世間的生活。



陳紹新作品

路過鄉間(隨筆)

路過鄉間，我遠遠地看見山坡上一層一層不同色澤的果實，招搖在枝頭，如孕婦一般地美麗，非常強烈地吸引着我。我叫司機把車子停下來，拿了相機，沿着筆直的登山的梯步往果林走去，那些紅的、黃的果實挺着滾圓的身軀，好像正在私語着將要做母親的喜悅，讓人有一種不忍打擾的謹慎。

猶豫了片刻，我還是打開了相機。紅的水蜜桃水靈靈的，笑在東風里的模樣，真是美麗的叫人心動；黃的夏橙卻別有一種雍榮華貴，儼然大家閨秀，正沉浸在微風從很遠送來的音樂里。我還訝然地發現，它們葉子都是翡翠的綠着，上面還吸附着玲瓏剔透的露珠，美得觸目驚心。

正在出神之際，來了一位果農，他到桃林中採摘水蜜桃，準備運到縣城的集市去賣。我問他今年是否水蜜桃的盛果期？他說正是。並微笑着叫我摘來嚐一嚐味道，我謙讓了一下，還是忍不住摘了一顆放進嘴里，不錯，味道很好，汁多而甜。

“這桃子可以賣多少錢一斤？”我問果農。
“初上市的時候，一斤可以賣八至十元，桃子大熟時，也就是五元左右吧。”
“價格差別還蠻大呀？”
“城里人買水果，就圖個新鮮，量少就金貴，量多就賤。”

果農邊勞動邊和我交談，講到改革開放，責任田責任山的經營，給農民帶來的好處，越說越興奮。臨別時，我要向他買兩斤水蜜桃，他說：“我送幾斤給你吧！自己種的，又不花錢買。難得有人來看我的果園，也是緣份啊！”

我覺得不好意思，掏出錢塞給他，推讓好一會，終是卻不下他的一番好意。提着一袋水蜜桃下山來，我的心里的潮水許久都無法平靜。驅車而去，一路山青水秀，黔東南自然的大美不由人不留連贊嘆。而最讓我感覺難忘的卻是這片土地上勤勞好客的山民，他們的樸實和善美表現的古風，使得我這顆煙染了功利的塵心羞愧難當。

路過鄉間，難得的遭遇也許是一種緣，但那些人與自然和諧的具象，始終佔據着我的記憶，於是寫下這些文字，是爲紀念。

夏日散章(散文)

經過了各式各樣的匆匆，也經過了各式各樣的浮沉。當一切完成之後，那份對於新生的茫然，卻如大夢初醒。

靜坐古榕下的寨蒿河畔，聽魚與卵石的啾啾，看遊船攏近撐遠。眼前波卷潮涌的母親河閃動着夏日的鱗波。
醒過來的，淡着水汽的晨，白衣玄裙的侗女

躡在古榕石階搗衣，陽光燃燒的歌子正貼水而飛。浣發的少婦俯身向水，美麗的身影是那樣的生又熟稔。

成群的古榕，在用什麼樣的心情，拜讀這繁華的夏日侗鄉的風情呢？百年滄桑，你的秘密，就是祝禱生命的持續與繁華嗎？

千戶侗寨，一柱炊煙扶搖而上，又一柱炊煙呼應而起，從古榕背後的土地，升華一種生活的象徵。

風從遠處吹來，昨夜的酒歌和約會的琵琶仍在風中搖曳，透着鄉情的苦澀和甜蜜。

想找回一些記憶，發現一些舊歲的遺痕，向前去，一路俯拾蟬鳴鳥啼。而我的靈魂，卻在經受着一次分娩和洗禮。

鼓樓與古榕在媲美，那是大地上升起的大象，是一種獨特的雄獷。
遊船里木葉的聲調此起彼伏，那是一種愛的語言。我心裏的小雀撲楞着，它深爲這些抵達元素的歌謠所震撼。

珠郎娘美彷彿已經復活過來，琵琶的傾訴如同叮叮的小溪。爲愛興奮抑或爲恨傷懷，時間與空間見證着一段愛情的結局。

就這樣，時尚與傳統正在進行着一場碰撞。就這樣，想像與現實正在進行着一場交流。醇酒一般濃濃的鄉情，許多遠來的客心，似乎都有三分醉意。

而日子一頁一頁地飛去，仿佛是寄給夏日的祝福。
坐在榕蔭紡紗的老婦，牽扯着長長的記憶，而她的心，正在追尋一段從前的故事。

戴着斗笠的牧童，騎牛在悠閑地渡河。農民在田野里採摘成熟的西瓜。遠處的甘蔗林，在風的挑逗下輕搖曼舞。熱鬧的楊梅擠在枝頭，爲它們的成熟而興奮，有的紅得發紫。

雨絲，讓花兒感到一絲涼意，而人們臉上的笑意卻布滿人間的溫暖。
小橋流水，一朵傘花，又一朵傘花，像流動的羣，色彩紛呈。

河面驚飛的鷺鳥，馱着一串豐收的笑語，滑向遠處……
垂釣濃蔭下一潭碧波的老人，一襲蓑笠，逍遙着他不以已悲的快樂。

每一個穿越夏日的人，不論曾經爲愛歡欣還是爲恨傷懷，都能從季節的身上嗅到土地的氣息，感受泥土的光明和神奇。

古老的織機仍然在編織生活，歲月如梭。滄桑的木屋，機杼聲和漁歌呼應不絕。
穿青的後生站在板凳橋上等誰？一把牛腿琴拉近城市遠來的長短鏡頭。

以前是用什麼樣的心情，去聆聽這勃動着生命活力的鄉音的呢？人跡繁盛的夏日的鄉間，晃動的影子熱鬧着移動的風景。放眼遠處青山近水人家，就像一幅等待裝米表的中國畫。

流水彎彎，轉場的燕子街一串呢喃，向炊煙處去。
那拉犁的青牛，耕耘着久遠的農業，漸行漸遠。

詩歌一樣美麗的東西，流動在我喧響潮聲的瞳孔。

中國貴州省榕江縣委宣傳部
陳紹新 郵編 557200
筆名：會稽、存心、老成
電郵：chenshaoxin0715@126.com
電話：(0855)6625617



文學

世界裏的橋

文/歐陽宜准

獨的心。那過往的時光，都被這永恆的橋與孤獨的月以及在波心中蕩漾的影子，昇華爲一種永遠的惆悵——沒有誰能夠重新獲得過往，一個人最終失去的是過去，而不是未來。“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，不舍晝夜”，已經夠令人肝腸寸斷的了，更何況還加上一個一成不變的橋，更是讓人覺時光之無情。“流光容易把人拋，紅了櫻桃，綠了芭蕉。”橋呀，能夠架起空間的此岸與彼岸，卻無法連接時間上的此岸與彼岸。遺憾雖然不可避免，但我們依然可以站在橋上說：“讓鐘聲響起，讓黑夜降臨，時間已過，我還在。”

浪漫善良的中國人，給橋賦予了美好的象徵與意義。就橋的本身來說，人們往往用天上的彩虹來借指人間的橋。比如白居易在謳歌阿房宮時發問“長橋臥波，未雲何龍？複道行空，不霽何虹？”把阿房宮裏美輪美奐的橋，說成是巨龍，是天上的彩虹，可見阿房宮的繁華富麗。徐志摩

乾脆直接說康橋爲“這不是清泉，是天上虹，揉碎在浮藻間，沉澱著彩虹似的夢”。橋是人間的彩虹，彩虹是天上的橋。

在中國的四大傳說裏，就有兩個與橋有關——《牛郎織女》與《白蛇傳》與斷橋。古代人們在觀察天象時，發現了銀河兩岸的兩顆獨特的星星，雖然隔河相望，卻一年只有一次的相會。這多麼像人間的悲歡離合呀！於是，人們賦予它們一個故事：牛郎織女的故事。這個故事的主體是淒慘的——相愛的兩個人卻無法相聚，分離像一條無法逾越的河流橫亘於他們面前，“盈盈一水間，脈脈不得語”。

這個故事又是美麗的，分離的兩個人終究可以在每年的七夕這一天在鵲橋上相會。“金風玉露一相逢，便勝卻人間無數。”善良熱情的喜鵲得知牛郎織女的這番遭遇，產生了同情心，決定傾力相助。它們紛紛飛到銀河上空，搭建了一

座橋樑，橫跨銀河，給牛郎織女帶來了希望，他們終於相見於鵲橋上。這鵲橋，不恰恰是實現美好願望的象徵嗎？西湖的斷橋不斷，白娘子與許仙邂逅於此，他們在交換眼神的一剎那，便許下了永恆。即便他們將來的日子，充滿辛酸苦楚，面臨的是重重阻隔，受到的是離愁別恨的折磨，但是他們邂逅那一刻的純真與美好，已經撥動了無數人的心。許許多多相信愛情的人，依然會堅守於自己心中的“斷橋”，“白娘子與許仙”的故事代代相傳，也代代上演。因爲，愛情總是美好的，是人類的精神世界裏一株奇葩，是人類精神天空裏一道流星。
人類精神世界本來就是一片跌宕起伏的波濤駭浪了，需要橋。需要橋的溝通，需要橋給予希望。

簡介：歐陽宜准，男，漢族，80年代生，湖南醴陵人，愛好文學，湘潭作家協會會員。有作品散見於《中國兵工報》《人民代表報》《中國畜牧獸醫報》《美國《伊利華報》》《越棉寮週報》泰國《中華日報》日本《中日商報》《西日本僑報》《中日新報》越南《西貢解放日報》毛里求斯《華僑時報》瑞典《北歐時報》印尼《星洲日報》臺灣《中國時報》《臺灣時報》《臺灣新聞報》《東南快報》《老年日報》《西部時報》《羊城晚報》《長沙晚報》《株洲晚報》《伊犁晚報》《蘇州日報》《滁州日報》《柴達木日報》《湘潭日報》《飛天》《中國詩歌》《西北軍事文學》《躬耕》《遼河》《遼寧青年》《檢察文學》《延安文學》《散文詩》《散文詩世界》《香港散文詩》等，入選多家年選。
博客鏈接：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jingmobizhai>
地址：(411101) 湖南省湘潭市嶽塘區下攝司書院路湖南工程學院
歐陽宜准(收) 電話：15197248712
E—mail:ouyangyizhun@foxmail.com